



13岁女孩三天赚1.8万元背后 AI正在拆掉普通人的三堵墙

杭州“卖客松”比赛结束时，
没有评委举牌，只有收银台的声音说了算。

48小时里，50多支团队把AI产品摆上“货架”，谁被真实用户掏钱买单，谁赢。最终拿下季军的，是上海13岁初二女生朱书洽——她几乎不懂编程，用自然语言把“做个虚拟家长盯我写作业”的想法说给大模型听，三四天跑出核心功能，靠一款叫“在场”的虚拟陪读应用，3天净收1.8万元、近90单。

同一个夏天，13岁的吕思彤已经做了100多个AI应用、接下百万商单；14岁的姜睦然凭AI创业流水线拿了中关村赛事冠军。再把镜头拉宽：2025年零基础陈云飞用AI“手搓”出“小猫补光灯”，上架4小时冲到苹果付费榜第一，入账三四十万；杭州97年职高毕业的男生5个月用TRAE捣鼓出120多个App，九成有付费用户；辞职博主郭郭用灵光App口述需求，两周出打卡工具，两月卖850单。

这些名字凑在一起，回答的不是“AI多厉害”，而是那个更朴素的问题：AI对普通人到底意味着什么？

第一堵墙：不会写代码，也能造产品

过去“做个App”的默认前提是——你得先成为程序员，或者有钱雇一个。前端、后端、数据库、部署、上架，任何一环都能卡死一个点。朱书洽们撕掉的就是这层膜：她接触AI才一年，全程没写一行代码，把需求讲给Claude、Cursor、扣子、Bolt这类工具听，AI帮她梳理逻辑、生成工程文件、调通摄像头接口。

市场数据印证了这种“开发平民化”不是个案。JetBrains《2026开发者生态调查》显示，全球超90%职业开发者每周至少用一次AI编程代理，68%每天用；Claude Code职场渗透率从2026年1月的18%飙到5~7月的39%，美国达47%。更关键的是，工具界面本身在下沉——从Copilot“补全下一行”，到Claude Code“自主跨文件改一整块功能”，再到Lovable/灵光/秒哒“说句话出完整应用”，非技术人员终于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。

对普通人的第一个影响：把“造物权”从工程师手里递了出来。你不需要懂递归、不懂HTTP，只要能说“谁用、解决什么痛、第一步长啥样”说清楚，MVP（最小可用产品）就能在周末跑起来。

第二堵墙：从“想法”到“营收”，距离被压成一张纸

朱书洽的1.8万不是政府补贴、不是融资、不是点赞，是家长真金白银买的近90份订单。她切中的是刚需——自己写作业分神、父母没空盯，于是“传张爸妈照片→AI生成虚拟家长→摄像头识破玩手机就语音提醒→结束出专注力报告”，温柔不打小报告。产品不炫技，但精准。

AI做的第二件事，是把“验证成本”打到接近零。陈云飞从女友吐槽“拍照补光麻烦”到上架收费，用时约一天；郭

郭从“想做个打卡工具”到9.9元定价卖出第一单，约一周；卖客松全场48小时总交易近30万，说明“真实用户付费”已经能作为AI产品的硬标尺。

这对普通人是双刃剑：门槛低意味着竞争者变多，“小猫补光”上线当天就冒出一堆抄袭版。但也意味着——你不再需要说服投资人信你，先去说服10个陌生人掏9块9。市场反馈比任何导师都快。

第三堵墙：“不用AI的人被用AI的人取代”

每次聊到这，办公室都会安静一秒：那我的工作呢？北邮王小捷的判断很直白：AI真正的意义不是取代人，而是让不会写代码的人也能亲手创造；人总想着“被AI代替”，而该把它当辅助工具。光明日报多篇署名文章延续同一口径——AI替代的是“工作”里重复、规则清晰的那部分，不是“人”本身；技术能算最优路径，但人类决定值不值得走。

2026年AI编程市场12.8亿美元规模、85%开发者在用，不是因为老板想裁人，是因为同一个需求，用AI的人三天交付，不用的人三周交付。差距不在“会不会写代码”，在“愿不愿意让AI当学徒”。朱书洽们给出的范本其实是这套动作：

从自己的痒处起步——她烦陪读、吕思彤烦外教课不够练、陈云飞烦女朋友补光难；

用大白话写需求文档——背景、用户、主流程、第一版只留一个核心功能；

选一个对话式工具（零基础用Lovable/灵光/扣子，想控细节加Cursor/Claude Code）；

扔给真实用户——朱书洽靠妈妈抖音直播间引流，普通人用小红书/视频号晒demo换前10个付费；

把吐槽当路线图，再让AI改下一版。

创意、审美、对人或业务的判断，这些AI拿不走；把脏活累活交给AI，把决策权留在自己手里——这就是普通人最稳的姿势。

时代没给普通人设限，但设了“行动力”的筛子

卖客松散场时，朱书洽说“如果真有人愿意掏钱，我就继续做下去”。这句话比1.8万更值钱。

AI把技术门槛推到地板，但没取消另外两件事：你得有想解决的问题，得敢把半成品丢出去被人嫌弃。13岁女孩能三天赚钱，一半靠AI，一半靠她把自己真实的烦恼当成了产品说明书——而不是等“学会Python再说”。

当写代码变成“会聊天就行”，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的，不再是学历、不是工种、不是有没有技术合伙人，而是你眼里有没有那个“不方便”，和你是不是愿意本周末就开个浏览器跟AI聊第一轮。

这大概就是AI时代最公平的地方：它不给普通人设上限，但会默默把不动手的人留在原地。

杨晓春